

在淮海路上的某某广场上了6年班，中午就餐是一大烦恼事。由此推想，在上海林林总总、鳞次栉比的商务楼里，勤勉工作的女士们先生们大约免不了被这种烦恼困扰。

其实，广 场内是有员工食堂的。我工作的那个公司曾经按月向员工发饭票，员工们也每天按时到宽敞的餐厅就餐。可是没多久就意见纷纷起来，最多的意见是饭菜单调、味道不好。后来换了一家公司，但好景不长，只过了两三个月，大家几乎众口一词地说这家公司做的饭菜还不如前面一家。

于是公司决定让员工自己选择：改饭票为资金，打入员工的工资卡；在食堂抑或是外出就餐，悉听尊便。此决定很令员工们满意，大家纷纷在中午互相邀约着去街上的各色餐馆调剂口味，我当然也在其列。

往东走，有云南路小吃一条街，“小绍兴”、“乔家栅”、“新亚大包”、“桂林米线”，不一而足；往西走，高楼里有高、中、低各类饭店食肆，豪华的如“翰林轩”，中等的如“干锅居”，便捷的如“麦当劳”、“肯德基”、“味千拉面”、“牛满地”；想要节约饭资的，则可以走进与淮海路相交的各条小路，深处的石库门房子楼下开着不少小饭铺，如“吉祥馄饨”、

包围着商务楼的餐饮业同行竞争激烈，除了在特色、价格上做文章，更在服务上下功夫。一般的快餐类饭店都有外卖，连那种烫得舌头打泡的瓦罐汤都送外卖。系着围裙的妹子满头大汗把汤送进开着中央空调的商务楼里，还要再一次来收取白领们餐毕后的空瓦罐。偶尔，我也

一家三口戴的眼镜都有些年头了，想重新配一副。这一天的饭桌上再次提及此事，儿子提议：丹阳是中国最大的眼镜城，配镜价格很便宜，路费也不多，不妨跑一趟。

为节约费用，来回都乘的慢车。候车室里，乘此趟列车的人坐得满满当当。心想，是不是和我们一样，专去丹阳配眼镜的？

10点钟左右，车到丹阳。一出车站，街对面“中国眼镜城”的高大建筑及其广告牌立刻跃入眼帘。几个男女“眼镜导购”迎上前来：“老板，先生，要不要眼镜？”出于对“托儿”的警惕，我们决计自己选地方。

一路向东，马路两旁全是比邻而立的大小眼镜店铺。5分钟后，来到两条大路的交界处。只见右首两家规模较大的眼镜店内人头攒动，等待验光的甚至排起了长队。我们加入其中，经过一番寻觅、比较和讨价还价，最终我和妻各配了一副加膜树脂镜片，全钛框架的，镜片30元，镜架70元，每副合计100元。儿子则见便宜就要，一气买了三副。其中一副防护风镜还配有两层镜片，外

“瓦罐汤”、“巴辣子”，价廉物美。尤其是那瓦罐汤，以小排骨为主料，配以蘑菇、萝卜、山药、黄豆、芋艿等辅料，做出近二十个品种，一罐汤配一碗饭、一碟排队干等，嘴里舒服，心里更舒服。

自由的午餐兴高采烈地大约维持了半年，开始流行一句戏谑：走遍淮海路，吃遍云南路，扫遍西藏路。但接下来再是什么呢？每到中午，就会听到“今天去哪里”、“今天吃什么”之类的问话，还会听到“不知道”、“很想好”之类回答。唉，面对着多样化的美食选择，人们竟有些左右为难起来。“民以食为天”，吃饭，真是个大问题哩。

铅笔被放进盒子前，铅笔制造商把它拿到一旁。

“你想成为最好的铅笔吗？”制造商问铅笔。“当然想，这是我们每支铅笔都拥有的梦想。”铅笔道。“那在我将你送到世界各地前，你要知道5件事，并时刻铭记于心，永远不要忘记！”制造商说。

“第一，你能做出许多伟大的事情。

但前提是，你必须允许别人用手握你。

第二，有时，你会体验到被削尖的痛

我的故乡是乡政府所在地。可如今，街上的居民和周边的村民们却没有几个认识乡长的，甚至连学校的老师也说不清最近几任乡长的尊姓大名。

何以如此？乡亲们说，一是乡领导更换得太频繁，几乎都是二三年一任，刚刚混个脸熟就调走了；二是乡领导全是由县里安排的外来干部，户口都在县城，每天的行动路线基本是县城——乡政府——村委会或饭店，车来车去，很少能与老百姓打个照面；三是乡领导往

上边跑的时间多，往下边跑的时间少……村民们调侃说：“老百姓见总理容易（电视上），可是见乡长和书记比见总理还难……”

记得二三十年以前，乡里的干部基本都是“坐地户”。即使从外地调来的干部，家属也随之迁来本地，干部及其家属与当地老百姓融为一体，打成一片。老百姓有了难心事，可以直接到乡干部家求助；乡干部也经常到居民家了解民情或帮助解决问题，干群关系真的就像是鱼水关系。

如今党中央号召建设新农村，要花大力气解决“三农”问题，乡领导如此“蜻蜓点水”，如何能行？

下午乘坐5042次普快回南京。车厢里的乘客，几乎大多是南京的配镜者。前面是一群财经大学的学生，后边为一伙刚退休的大姐。座位对面是一位奶奶陪同孙子来的，小伙子配了一副宽边板材框架的树脂镜，黑色镜架中夹杂白线条，戴在脸上确实很酷。

回来后，我们在南京的眼镜店看到，在丹阳配的100元的眼镜，此地要600元左右呢。

这趟丹阳配眼镜，跑得值！

个小妹妹哟，哎……我好凄惶！”看 来，这份情早在他心里深藏着了。

观众席里多是陕北人，人人张嘴就 来。有位60来岁的老人，眯着眼出了会 儿神，歌声便如飞泻的瀑布倾流而出：

“百灵雀绕天飞， 不如妹妹白如水， 花花眼眼抿嘴笑， 你的心事我知道。”

“正月里来正月正， 正个月月十五挂红灯。红灯(那个)挂在 大门洞，单等哥哥来说话。”“青线线那 个蓝线线，蓝个莹莹的彩，一十三省的 女孩数个兰花花好；五谷里田苗子数上 高粱高，一十三省的女儿哟数上那个兰

商务楼的午餐

亢 美

萝卜干咸菜，不油不腻，热热乎乎，鲜美爽口，有在家里吃饭的感觉。

大凡一个单位的同仁总会因午餐形成若干个固定的“饭搭子”，到点准时同行，这大多是口味相似，意趣相投的缘故。不过，也有打破固定格局的时候，比如有人发现，“太湖船菜”午市有便宜的特价菜，还有免费且无限量供应的蔬果沙律和甜汤，就有人隔三差五地组织“大聚餐”，三五个人，甚至七八个人去大吃一顿。吃这种特价菜人越来越多，越划算，5个人只须点3只菜，7个人只须点四五个菜，平摊到每个人只有10元左右。菜的味道倒可以尝到好几种，男士还可以放开肚皮大嚼蔬果沙律，海喝甜汤，反正是免费且无限量的。这种时候，我总是积极的参与者。

包围着商务楼的餐饮业同行竞争激烈，除了在特色、价格上做文章，更在服务上下功夫。一般的快餐类饭店都有外卖，连那种烫得舌头打泡的瓦罐汤都送外卖。系着围裙的妹子满头大汗把汤送进开着中央空调的商务楼里，还要再一次来收取白领们餐毕后的空瓦罐。偶尔，我也

层是平光太阳镜片，内层是近视树脂片，专用于旅游和野外运动时佩戴。

在等待店家制作的时间里，我们来到马路对面一小吃店就餐。几张桌子已被别人坐满，老板娘热情地招呼我们到一张大圆桌上和先到的食客们拼桌。三女二男的同桌食客向我们露出会心的微笑，一打招呼，也是一口南京腔。再一细瞧，每人大脸上都架着一副新眼镜。原来，彼此同是南京配镜人。点菜时，老板娘叨叨着：“在这儿买眼镜一定要还价，眼镜毛利是很高的。”

下午乘坐5042次普快回南京。车厢里的乘客，几乎大多是南京的配镜者。前面是一群财经大学的学生，后边为一伙刚退休的大姐。座位对面是一位奶奶陪同孙子来的，小伙子配了一副宽边板材框架的树脂镜，黑色镜架中夹杂白线条，戴在脸上确实很酷。

回来后，我们在南京的眼镜店看到，在丹阳配的100元的眼镜，此地要600元左右呢。

这趟丹阳配眼镜，跑得值！

到丹阳配眼镜

陈光新

10点钟左右，车到丹阳。一出车站，街对面“中国眼镜城”的高大建筑及其广告牌立刻跃入眼帘。几个男女“眼镜导购”迎上前来：“老板，先生，要不要眼镜？”出于对“托儿”的警惕，我们决计自己选地方。

一路向东，马路两旁全是比邻而立的大小眼镜店铺。5分钟后，来到两条大路的交界处。只见右首两家规模较大的眼镜店内人头攒动，等待验光的甚至排起了长队。我们加入其中，经过一番寻觅、比较和讨价还价，最终我和妻各配了一副加膜树脂镜片，全钛框架的，镜片30元，镜架70元，每副合计100元。儿子则见便宜就要，一气买了三副。其中一副防护风镜还配有两层镜片，外

会打个电话到吉祥馄饨店预约，到了正午12点悠然地走过去，店主核对派给的号码，一碗热腾腾的馄饨就端过来了。省去了排队干等，嘴里舒服，心里更舒服。

自由的午餐兴高采烈地大约维持了半年，开始流行一句戏谑：走遍淮海路，吃遍云南路，扫遍西藏路。但接下来再是什么呢？每到中午，就会听到“今天去哪里”、“今天吃什么”之类的问话，还会听到“不知道”、“很想好”之类回答。唉，面对着多样化的美食选择，人们竟有些左右为难起来。“民以食为天”，吃饭，真是个大问题哩。

郑辛遥

人有得失心，就会有凶吉。

铅笔与制造商

王姗姗

楚，但这种经历会让你变得更优秀。

第三，你要能改正自己可能犯下的任何错误。

第四，内芯是你身体最重要的部分。

第五，你必须在被使用的每一个表面留下痕迹，不论在何种情况下，你都得继续写下去。”

铅笔明白了这些道理，并许诺永远铭记。然后，它胸怀这个目标进入了盒子。

限性，不可能完全正确，事事都对。这就要求我们广开言路，问计于民，不断从群众中吸取智慧和力量，力求避免决策的主观性、盲目性和随意性，在推进事业发展过程中少走弯路，少交“学费”。然而遗憾的是，时下某些地方、某些领导，习惯于高高在上，不注意听取老百姓的意见和建议，即使设立了“意见箱”，也往往成了只是显示民主的一

种姿态。有的领导闻过则怒，对群众的意见一听说，就跳，唯恐影响自己的形象与政绩。上情下达，下情不畅，其结果只能使自己耳目闭塞，从而导致工作被动乃至失误。近年来，一些地方出现“实事”不实、好事不好，甚至招致群众非议和不满，决策者预先不好好听取群众意见，不了解基层真实情况，是一个重要原因。

“多闻其过，不欲闻其善”，“兼听博纳则政治昌明”，这是人治政的经验之谈，也是为官者是否明智的一个重要标志。希望其他地方的当政者向云南省的领导同志学习，自谦进取，以虚怀若谷的胸怀和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，鼓励民众公开议政，博纳民谏，广集民智，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。若能是，我们的事业会更加满意。

佩服，希望知道审读者是哪一位先生。可见一位好编辑会得到作者的尊重与佩服。

小静兄乃一介书生，他虽然命运多蹇，少年时代随道静先生在新疆度过，“文革”中曾因“炮打张春桥”而受到迫害，但他纯真、爽直、耿介，敢于针砭时弊，发表自己见解。对于社会上的种种丑恶现象，抨击不遗余力，是一位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。他每次来社里，我都要去见一见，聊一聊。他

年长于我，我十分敬重他，而他见到我总是立即站起来，笑容可掬，彬彬有礼。他的腿动过手术，有点不便，起身以后，拄一根拐杖，还要尽量站直，弄得我很不好意思，赶快请他坐下。小静兄除了在编辑出版方面极有成就以外，本来也是可以有自己的学术成果的，但他在编辑审稿之余，还担负着整理出版道静先生遗著的义不容辞的义务。道静先生的名著《梦溪笔谈校正》和《中国古代的类书》或晚年补订的稿本《农书与农史论集》都有待编辑，年谱也已拟议编纂。现在，在胡道静先生去世近4年之后，小静兄竟也不幸去世了，而且只有64岁。道静先生遗著的整理出版固然将后延许多年，小静兄个人的学术成果更将永远随他而去。

顾念及此，悲从中来。小静兄，一路走好。

居家附近的一家超市装修后，重又开门迎客。我去购物，发现入口处的两扇玻璃大门有了与众不同的“门道”。这两扇门改变了原来单向“推或拉”的模式，而是改成了一扇“外推”、一扇“内推”。如此，无论你走出还是走进，都可以轻松地“推门”出入了。

这个小小的改动，对手提商品的人，可是方便多了。门亦有道，是谓“门道”。刘以廉

陕北民歌干净、质朴、豪爽、大气！透着一股原始纯净的美。每一个字都是从胸膛里蹦出来的，每一句话都是掏心掏肺的赤诚，炽热的情感，信马由缰、无拘无束，爱就爱个彻底，恨也恨得分明。那是心中最真最诚的情意，热烈如火，粗犷奔放，却又干脆直接，至死不变！

陕北民歌的“那几嗓子”，能把月亮唱下树，能将黄河唱转弯。欣喜时唱得妹妹笑红了脸，凄凉处却唱得男人也肝肠寸断！这种表达感情的方式，不做作，不虚伪，像脚下踩着的黄土地，坚实宽厚，坦荡真诚。那一份贴心的情与爱，直渗到人的骨子里。

能将黄河唱转弯

翁秀美

花花好……

15分钟后，节目结束，歌声仿佛仍在，鼓点一样往心窝里擂着。

也听过诸如《走西口》那样的歌，女声唱的，柔婉婉转，却不若这原汁原味的吼叫听得痛快。

还能想起中学时集体朗诵贺敬之的“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，小米饭养活

我长大”，洪亮的声音包含了情感直飞出窗外。影片《黄河绝恋》中那个相貌不扬的汉奸管家也望着山梁带着希望唱过两段，最后被鬼子土埋脖子了还在唱，让人觉得即使再奸滑的人也有真挚

的情感也需要酣畅淋漓地表达。

七夕会 主持人朱军请他用歌声表达对初恋情人的思念，民歌王开口便唱：“上一道那个坡坡呦，哎……影音方园”

集并受理群众诤言，鼓励各界人士为云南发展献计献策。今后将每年评选一次，对获奖者给予一万元至五万元不等的奖励。说实在，能够听一听别人的意见已属不错，对提意见者还要给予奖励，这种重视民意、渴求民声的态度，虚心纳谏、闻过则喜的胸怀，实在是难能可贵。

人非圣贤，作为当政者，无论是个人还是一级组织，想问题、办事情、作决策，难免带有一定的局限性，不可能完全正确，事事都对。这就要求我们广开言路，问计于民，不断从群众中吸取智慧和力量，力求避免决策的主观性、盲目性和随意性，在推进事业发展过程中少走弯路，少交“学费”。

然而遗憾的是，时下某些地方、某些领导，习惯于高高在上，不注意听取老百姓的意见和建议，即使设立了“意见箱”，也往往成了只是显示民主的一

种姿态。有的领导闻过则怒，对群众的意见一听说，就跳，唯恐影响自己的形象与政绩。上情下达，下情不畅，其结果只能使自己耳目闭塞，从而导致工作被动乃至失误。近年来，一些地方出现“实事”不实、好事不好，甚至招致群众非议和不满，决策者预

先不好好听取群众意见，不了解基层真实情况，是

一个主要原因。

“多闻其过，不欲闻其善”，“兼听博纳则政治昌明”，这是人治政的经验之谈，也是为官者是否明智的一个重要标志。希望

其他地方的当政者向云南省的领导同志学习，自谦进取，以虚怀若谷的胸怀和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，鼓励民众公开议政，博纳民谏，广集民智，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。若能是，我们的事业会更加满意。

佩服，希望知道审读者是哪一位先生。可见一位好编辑会得到作者的尊重与佩服。

小静兄乃一介书生，他虽然命运多蹇，少年时代随道静先生在新疆度过，“文革”中曾因“炮打张春桥”而受到迫害，但他纯真、爽直、耿介，敢于针砭时弊，发表自己见解。对于社会上的种种丑恶现象，抨击不遗余力，是一位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。他每次来社里，我都要去见一见，聊一聊。他

年长于我，我十分敬重他，而他见到我总是立即站起来，笑容可掬，彬彬有礼。他的腿动过手术，有点不便，起身以后，拄一根拐杖，还要尽量站直，弄得我很不好意思，赶快请他坐下。小静兄除了在编辑出版方面极有成就以外，本来也是可以有自己的学术成果的，但他在编辑审稿之余，还担负着整理出版道静先生遗著的义不容辞的义务。道静先生的名著《梦溪笔谈校正》和《中国古代的类书》或晚年补订的稿本《农书与农史论集》都有待编辑，年谱也已拟议编纂。现在，在胡道静先生去世近4年之后，小静兄竟也不幸去世了，而且只有64岁。道静先生遗著的整理出版固然将后延许多年，小静兄个人的学术成果更将永远随他而去。

顾念及此，悲从中来。小静兄，一路走好。

“多闻其过，不欲闻其善”，“兼听博纳则政治昌明”，这是人治政的经验之谈，